

▼秀美绥宁一角。

减法做得准 加法才有力

——绥宁产业园区刀刃向内重塑营商环境改革观察

朱海军 蒋易薇 黄牧野 颜靖轩 慕湘晖 唐涵涵

6月的绥宁,雨水来得急。清晨8时,关峡湘商产业园还浸在湿润的空气中,绥宁产业园区联企干部黄世雄的电话已骤然响起。

“黄主任,今早自来水突然有点发黄,影响我们提取罗汉果解析液。”电话那头,华诚生物总经理杨丹语气焦灼,“订单赶不及,怕违约。”

“二十分钟到。”黄世雄挂断电话,抓起外套往外走。

群山环抱中的绥宁,森林覆盖率常年位居全省前列。山是这座县城最厚的家底,也曾是工业发展最难跨越的屏障。

然而2025年,绥宁产业园区却交出一份惊艳答卷:在全省122个园区综合评价中提升15位,在全市园区中位列第三,营商环境考核更斩获满分10分,跻身全省前12名。

支撑这一成绩的,是其“轻装上阵”的改革。作为全省园区人员管理改革三个试点之一,绥宁产业园区推行“瘦身健体”,管委会与县发改局合署办公,机构由副处级降为正科级,领导职数大幅精简。

在各地竞相做大园区体量、争取升级扩容的当下,绥宁为何选择主动“瘦身”?6月1日,记者深入绥宁,探寻这场刀刃向内改革背后的治理逻辑。

破局——从「层级减法」到「效能加法」

2024年7月的一个下午,绥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大楼门口,一场低调的挂牌仪式正在进行。

老员工们记得清楚,几年前这里还是副处级单位。而这一天,旧牌子被缓缓摘下,新挂上的牌子不仅单位名称变了,规格也实实在在地“缩水”了——根据全省规范园区人员管理改革试点要求,绥宁产业园区与县发改局合署办公,机构由副处级降为正科级。

“当时大家心里都咯噔了一下。”一位在开发区工作了十多年的干部坦言,“谁不想往上走?这一改,不仅级别降了,领导职数也从十多个砍到3个,人员更是精简了30%。”

改革的第一刀,砍向了“官本位”。按照新的架构,管委会实有干部仅6人,外加下属事业单位22人。一个管辖近70家企业、数千名工人的开发区,行政编制比不上市里一个普通的职能科室。与此同时,另一块牌子——“绥宁县发展和改革局”挂在了同一栋楼上。两块牌子,一套人马。

“这不是简单的合并,是一场由‘物理反应’催生的‘化学反应’。”绥宁产业园区管委会第一主任匡继辉说。在他看来,过去的开发区像个孤岛,手里没权;而发改局管宏观、管项目,却往往不懂微观的企业痛点。合署办公后,壁垒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。

记者在调研座谈会上发现一个细节:当企业反映某个项目立项卡壳时,开发区会化身“店小二”精准服务。

“以前觉得园区是‘衙门’,来了发现是‘门店’。”湖南富田生物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华方的话很直白,“门店虽小,但找园区基本上啥事都能办。”

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贴竹滑板花纹。 颜靖轩 摄



湖南中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。 颜靖轩 摄

华诚绿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 颜靖轩 摄



源旺箱包有限公司。 颜靖轩 摄

▲关峡湘商产业园

归巢——500套“暖心房”里的民生账

如果说行政审批提速是“硬菜”,那么生产要素保障就是“细粮”。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区来说,融资难、用工难、用地难是“三座大山”。

绥宁的改革妙招在于,用有限的行政资源撬动无限的社会资源。

以融资为例。在绥宁产业园区,曾有招商引资回来的企业遇到过这样的场景——好不容易拿下大额订单,却因原材料涨价、流动资金吃紧而陷入“有单不敢接”的窘境。企业跑银行,往往因为抵押物不足、报表不规范而被拒之门外。

面对这一共性难题,绥宁产业园区开始主动求变。他们不再坐等企业上门求助,而是组建了专门的金融服务平台。平台不看“死报表”,而是看“活情况”,深入车间看设备运转率、核对订单真实性、分析用电量与物流数据,还原企业真实的经营画像。

掌握了“数据信用”,绥宁产业园区便有了底气。充当“信用中介”,协调县担保公司与银行,量身定制供应链金融、订单融资等方案。过去银行“不敢贷”,现在因为有园区背书和数据支撑“敢贷了”;过去企业“贷不到”,现在凭借真实贸易背景“贷到了”。近5年来,园区帮助企业融资近20亿元。

资金一周内到位,订单顺利交付,企业不仅渡过难关,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。这样的故事,正在绥宁产业园区成为常态。在这里,园区不只是企业的“管家”,更成了资源配置的“纽带”与“金融红娘”。

用工的故事,则藏在500套员工宿舍里。

“招工难,留人更难。”这是绥宁乃至整个中西部的通病。工资待遇拼不过沿海,生活环境也比不上

大城市。

绥宁产业园区的对策朴实而有效,不仅要给饭碗,还要造“暖窝”。

在关峡湘商产业园,我们看到一排排崭新的员工宿舍楼拔地而起。这是绥宁产业园区利用闲置土地建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之一,园区为留住人才,建设配套员工住房500套,集中安置房200套。不仅如此,园区还化身“超级红娘”,不仅组织招聘会,还主动联系周边的学校,解决员工子女入学问题。

“以前工人住得远,流失率高。现在有了宿舍,有了食堂,有了篮球场,大家觉得这里是家,心就定下来了。”华诚生物负责人感慨道。

2025年,全省营商环境考核满分10分的成绩单公布时,这个财政并不宽裕、区位并不占优的山区园区,交出了一份近乎奇迹的答卷。

奇迹的背后,是人心的凝聚。

当然,问题依然存在。原材料价格波动、高端人才引进难、产业集群度还有待提升……这些都是开发区下一步要攻克堡垒。

但在采访结束时,记者看到了一种久违的信心。这种信心,不是来自宏大的叙事,而是来自具体的细节:是匡继辉手机里存着的几百个企业负责人的微信;是政务服务大厅里那个只需跑一次的办事窗口;是傍晚时分,员工宿舍楼里亮起的温暖灯光;是满载着竹制品和农产品的货车,沿着新修的道路,驶向远方的高速公路。

绥宁的实践证明,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,不是只有“升级扩容”才是发展,“瘦身健体”同样是一种智慧。当行政干预的手收回来,市场配置的手才能伸得更长。

重构——“小管委”激活“大服务”

改革好不好,企业说了算。在绥宁的企业采访,总能听到企业主说起:“只要有困难,就找园区。”

在华诚生物罗汉果深加工二期项目建设现场,总经理杨丹介绍,项目开工前夕,按惯例土地报批、环评、安评、施工许可,一套流程走下来少则几个月,多则半年。但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来说,季节不等人,罗汉果的采摘期就在那里。

“并联审批、容缺办理。”匡继辉在调度会上拍板。发改审批权限、园区需求、自然资源支持,在这一刻实现衔接。没有层层汇报,只有解决问题的路径。结果,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建设,只用了3个月时间。

“这就是瘦身带来的敏捷。”黄世雄说,“去掉了多余的脂肪,肌肉的反应速度自然就快了。”

这种敏捷,渗透在绥宁产业园区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。

在关峡湘商产业园,记者遇到了正在协调物流运输的园区工作人员。长期以来,绥宁由于地处偏远,这里的物流成本比平原地区高出一大截。改革后,绥宁产业园区主动整合资源,协调交通部门打通园区到高速路口的堵点,并通过集采集配等方式,推动物流成本下降。

“刚回来,我们以前不敢接太远的单子,因为运费太高。”湖南源旺箱包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凡指着满载的货车说,“现在,我们的箱包基本上都出口欧洲国家。”

深耕——拒绝“高大上”的“土特产”哲学

在各地都在拼命追逐“总部经济”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的时候,绥宁产业园区显得有些“另类”。

这里没有摩天大楼,没有西装革履的投行精英,空气中弥漫的是竹木的清香。

“我们不贪大,只做自己擅长的事。”匡继辉说。

这种清醒的认知,源于改革后的务实作风。绥宁产业园区把全部精力聚焦在“一主一特”上:主导产业是南竹,特色产业是农副产品。

走进袁家团木竹产业园,你会发现这里的产业链细到了极致。

从中集、佰龙这样的龙头做竹板材,到春生、银山竹业做精致的竹制西餐具,再到丰源体育做竹滑板,甚至还有九通这样的企业专门做竹缠绕管道。一根竹子,在这里被“吃干榨净”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绥宁拿到了全省第一个县级“以竹代塑”政策性文件。这不仅是一个环保概念,更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风口。

在九通管道的生产车间,巨大的竹缠绕管道正在下线。这种用竹纤维制成的新型管材,抗压性强、成本低,正在替代传统的塑料和水泥管道。谁能想到,这个深山里的园区,竟然在这个细分领域做到了全国前列?

而关峡湘商产业园里,华诚生物的罗汉果深加工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。依托绥宁优质的农业资源,企业不做初级加工,而是提取甜苷,生产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。一颗小小的罗汉果,身价翻了数十倍。

从“卖原料”到“提分子”,罗汉果深加工、茶油精炼、功能食品……竹子之外,绥宁的青山还藏着更多“植物密码”。农副产品加工业,正是绥宁产业园区“一主一特”中的那个“特”。

“园区不是行政机构的叠加,而是产业生态的聚合。”这句话写在绥宁产业园区的汇报材料里,更写在每一个企业的获得感中。